演山集卷二十

說解

禁度

宋　黄裳　撰

禮[illegible]以[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志三王之時制度大備

[illegible]以[illegible]隆殺文質高下廣狹多

之[illegible]權[illegible]秩[illegible]有[illegible]稱貴不以偪賤不敢踰

所以別嫌明微辨回增美制治於未亂止邪於未形上





文淵閣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書

自朝廷下逮閭里恭敬樽節歡欣交通人用不踰國以無事降及後世陵夷衰微秦漢以來無足稱者庶人處侯宅諸侯乘牛車貧以不足而廢禮富以有餘而僭上宮室之度器服之用冠婚之義祭享之節率皆紛亂苟簡無復防範先王之迹因以熄焉傳曰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而後之學者多以謂非聖人莫能制作嗚呼道之不行也久矣斯文之不作也亦已久矣抑將恣其廢而莫之救歟將因今之才而起之也

情父子之性君臣之義兄弟之序所謂有物者也天秩之中父厚於義而薄於仁母厚於仁而薄於義君無為而尊臣有為而累所謂有則者也方是之時上下之分烏用辨哉不必持衡與之為輕重而人自以為平不必探籌與之為得失而人自以為公其正不必規矩而天與之為方圓其信不必符契而天與之為取與方是之時上下之志烏用定哉以故天之象地之器鳥獸之文土地之宜未有仰觀而俯察者則象與器其孰制而用

耒利於服也為之絲麻布帛汙尊抔飲耒利於飲也為之範金合土網罟之利佃漁耒耜之利稼穡刳剡之利於川服乘之利於塗弧矢之利禦冦擊柝之利待暴利用之法詳於此矣然後制禮之文施於飽食逸居之時使遠於禽獸朝聘之禮所以和君臣冠婚之禮所以正男女祭祀之禮所以交鬼神為之射禮以觀其志體為之鄉禮以辨其齒位合其歡也為之燕禮致其欽也為之享禮雖然昔時鄙野之風稍趨於文而文之獘使人

役有涯之生隨無窮之情忘不可亂之分狥不可必之物其性失中其心失性以非癈禮也偈以美沒禮也僭逐喪天禮之自爾者性命之情日入於衰薄有如横流之衝失其大防汗漫而難制是以朝聘之禮不足以和君臣冠婚之禮不足以正男女祭祀之禮不足以交鬼神射鄉之禮不足以仁州鄉食饗之禮不足以樂賓客然則禮之數豈可癈哉有數而無義則其制禮也不足以因情有義而無數則其制禮也不足以定分朝聘鄉

謂之三墳言大道也二帝而下其書謂之二典言常道也然而常道之用又其大道之降者歟不然而忠質之過也周以極盛之文而救之蓋自夏商之末仁義失盡矣則周之所以救其弊者其有禮歟盡仁之數以制禮盡禮之數以制法辨等之儀教節之度尤詳於二代則大道之降者未足以為恠也後世之難治惟其物我大重我重而踰物重而偏無窮之欲不測之變不可以略制也行法之吏至於三百六十而後已豈其好詳哉禮

因俗則禮失人不能制俗則人失禮禮失人也無情人失禮也無分陛下以義起禮而臣言其所以因俗所以制俗而已寒暖燥濕異氣剛柔輕重異齊器械異制衣服異宜飲食異和此天理之所異者俗之所宜先王之所因析言破律亂名左道淫聲異服奇技姦色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有疑於衆圭璧金璋錦文珠玉或不中度或不中幅或不中量或不中儀有行於市此人偽之所異者俗之所病先王之禁因其所

欽定四庫全書

演山集卷三十八　　宋　黃裳　撰

## 周禮義

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

六行人之德性所有者也六藝人之才性所有者也自其德行而充之以知致仁以仁致聖高明之德也以義致忠以忠致和中庸之德也以性立德以德制行以孝事其父母然後能以友事其兄弟以睦善其內親然後

書之德行道藝者黨正書之所書者寡所察者詳故也
攷之不得其實不足以興故行藝者州長攷而勸之過
惡者州長糾而戒之所勸者廣所勵者衆故也州長之
所勸書之屢矣大夫之所興勸之屢矣先王尤慮鄉里
之吏書之有所不公攷之有所未至為之司諫馬巡問
而觀察之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於國事者以
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然則州長之所攷烏得不悉哉
萬民之學其賢有六德矣其能有六藝矣仁與之榮矣

則不死其親之意豈足以為仁哉是故先王之於廟祧為之親疎多少之數以多少之數辨其分故王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以親疎之數辨其恩故七廟一壇一墠五廟一壇三廟二壇二廟一壇先王之教天下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序之以昭穆別之以禮義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母之則尊之矣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婦之則恭之矣然後男

演山集卷三十八

其遊乎天人運乎內外皆其用耳一之離在天為象在地為器在人為法形色名聲布列乎萬物不可以為量數學者各奮其才智而取之或得其方者而失其圓或得其粗者而失其精或得其小者而失其大得其小者其功或為治勞或為戰多得其偏者其言或為百家之小說其用或為覇者之佐或為官長王佐之學不然師聖以盡倫師王以盡制惟聖與王皆原於一故其合而言之則謂之道而已大臣以道事君行止在我而不在

事造業成之以道故民無得而稱焉周南王者之風聖人之事未嘗言功以其上達則不可得而言故也周之臣惟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繫之以周南固其義也國功人功也非天之所為也興事造業成之以力故民得而稱焉召南諸侯之風賢人之事也未嘗不言功是故鵲巢則言積功累行以致爵位羔羊則言鵲巢之功致繫之於召公固其義也然而人功累而後成累之至則亦上達矣是故王道成於騶虞可以言功矣而不言者

歸之臺為之動心王佐之才屈於聲色勢利之中不能以道自勉而又烏能以上達勉其君哉故孟子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曽比予於是故君子為其君閉邪則曰仲尼之徒無道威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為其君陳善則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必使其君之仁無敵於天下則以為王德必使其民莫知為之者則以為王化然後収功於王道之大成是故孟子患不得其君耳不患

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以凶與之同患惟恐其弗去故舍

萌於四方以贈惡夢遂令治難敺疫賢能之書天遺王

以治民者也謂之天工萬民之數天遺王以守邦者也

謂之天民吉夢天遺王以休證者也謂之天佑王拜而

受之非徒尊賢也非徒貴民也非徒喜夢也所尊所貴

所喜有天存焉故爾噩思喜懼或心所懷或情所感而

見之於夢非夢之正者人也非天之所為也不噩不思

非喜非懼而見於夢夢之正者天也非人之所為也然

衆在人之法則有詳略而大者理使之治小多者理使之宗寡衆者理使之資賢要者理使之制詳是故事物之間君子執其衆小詳多之所宗者以相天理而已以大道治一由一以往其為十百千萬則衆人治之以大法治會由會而下其為要凡目數則有司治之然後君子之道至焉聖人之於天道者也未形之中出與萬物酬酢及其芸芸者歸寂寂以復則吾將兩忘矣或者迎隨而不可得也此其所以為聖焉然而孔子以不多言

在德而心者德之所自出焉勇之體在仁而性者仁之所自出焉言也勇也豈其智與故為哉心虛而德至得一而仁至方其有得也世習物累不能實其一至虛之中偶有所感而得之存為志慮舍為意思其猶柷敔有物觸其中則鳴非柷求鳴於物也考之以理則為之論難之以疑則為之辨以興則為歌詩以教則為誥令約而明多而類雖然豈其得已而言哉道之在我乃天任我以應物耳物之來雖欲無言而不可得焉其心盡矣

之清而已於任有所不兼焉伊尹得聖人之任而已於和有所不兼焉兼之而集大成者孔子一人而已法始乎伏羲則有所未成成乎堯舜則有所未備備伏羲堯舜之法者周而已然則周之所以得人者豈特時之所會亦上人作成之耳

當務之爲急

知本然後知類知類然後知序知序然後知務其類異同其序先後見於事物之間不可以為量數由本而觀

之統有宗會有元君子之智未嘗求知其不可以為量
數者苟知其本然後當於務焉以孝悌立仁之本以忠
恕貫道之類千歳之日至尤遠而難知者也吾於天星
之間求其故而已鬼神之情狀至幽而難知者也吾於
魂氣之間觀其理而已是故以道治天下以心治四海
國治然後天下平當務在乎先誠其意黎民於變時雍
當務在乎克明俊德若夫急親賢之為務則其智之所
以為仁㪉五常之本同出於道聖人之合道以自為離

道以爲天下其愛物也離道以之仁其利物也離道以之義其待物也離道以之信其接物也離道以之禮若夫智則知斯四者而已仁不當務其失也泛義不當務其失也刻信不當務其失也虛禮不當務其失也煩四者之得失貴諸智焉則智之任不亦重乎堯之仁憂以天下憂其不得舜而已舜之仁憂以天下憂其不得禹而已洪水橫流而民有墊溺之憂禽獸偪人而民有傷害之憂五穀不登而民有饑餓之憂方是之時茍使許

所用所之庶獄庶慎罔兼於茲罔知於茲然而文王之宅厥心亦以有司之牧夫而已堯宅心於舜而五臣為之用舜宅心於禹而八官為之用文王宅心於牧夫而凡百有司為之用是故君之道無為而尊臣之道有為而累舜文之仁智後世無以加焉嗚呼吾生也有涯知也無涯後世之人為知所誘用知者敝作知者鑿或以累生或以害道不能緣督以酬萬變豈有他哉不知其本之過也

約之也則以禮其教之也則以文行忠信此所謂引之也性與天道子貢所不得聞鬼神之道季路所不得問所謂不發之也雖然此特施於弟子之問而已若夫誠至而不能問問一而不能二則又將叩其兩端以竭之然則聖人之教人豈一端而已哉而後世之士不明乎引而不發之意故可詳而略學者所以敝於約而不知統可略而詳學者所以惑於多而不知要則豈所謂善教人者哉

乾隆御覽之寶

演山集卷四十